


夏日事件

© 卜庆祥 著



布老虎短篇书系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-07



布老虎短篇书系

夏日事件

◎ 卜庆祥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I247.7
B973

© 卜庆祥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日事件 / 卜庆祥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5
(布老虎短篇书系)
ISBN 978-7-5313-3557-3

I. 夏… II. 卜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40320号

夏日事件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
责任校对 王玉坤
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版式设计 马寄萍
幅面尺寸 145 mm × 210 mm
字 数 240千字
印 张 9.125
插 页 2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557-3

定价: 23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转2050

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——布老虎短篇书系总序

孟繁华

布老虎书系的出版，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，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。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，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，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，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，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，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，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，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，不可能在市场上

成为“拳头产品”，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，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，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需要做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做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①

①

②

目 录

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	孟繁华 / 001
鱼水之欢	001
斯坦因的诱骗	013
龙 困	023
白马非马	045
北冥有鱼	075
在海的那边	114
韦林之死	138
俄罗斯套娃	154
夏日事件	215
故乡传奇	256

鱼水之欢

如果你见到我，你会说：这不就是洪旗吗？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小眼睛，单眼皮的洪旗。

但这不是我的全部。

你一定忽略了我的什么。比如，十八岁那年，我的左腮一夜之间鼓起一个粉瘤。紧接着，一个小手术，就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伤疤。伤疤也是我的突出特征之一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哪里发现了我的行踪，千万要转告我的朋友马东。千万千万。

当然，马东也可能早就把我给你介绍过了，说我人高马大，英俊潇洒，还有点呆头呆脑。他这么说我，我也不生气，马东就喜欢开玩笑。

马东家住县城，县城里有家作坊，这家作坊专门制作玻璃南瓜。绿蒂黄皮的南瓜。煞是好摸好看。公司在那家作坊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客商订了一批货，说是大大咧咧的美国人过万圣节要用。玻璃南瓜要打包装箱，远渡重洋，起运之前没有人去验货签单怕是不行。就在那天，我鬼使神差地去看了马东。

本来是一次有一搭没一搭的看望，谁知让马东一搅，就乱七八糟的了。

马东在电话里也爱开玩笑。他说要亲自在赵州桥恭候我的大驾光临，还学着相声演员冯巩的贫劲儿说了一大堆“想死你了”的废话。我早说过了，马东的嘴巴从不闲着，动不动就开玩笑。当然，他笑眯眯的样子并不令人讨厌。

我是按时到达赵州桥的。傍晚时分，最后一班汽车。可马东却没守时，他连人影子也没一个。他笑嘻嘻的嘴脸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。还有开玩笑的腔调，也是赖叽叽的。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我心里嘀咕。

赵州桥其实是一块孤零零的站牌。它斜立在路边，斜度七十度左右。上面锈迹斑斑，立在那里至少三年以上。站牌上的站名模糊不清，像是什么人用利器划过。“赵州桥”三个字只看得清“赵州”两个字。那辆大屁股汽车疲惫地坐在了站牌下，我隔着车窗往外看，发现站牌下根本没有人，送我来的那条大道从东向西，像从天边钻出来的。

太阳西沉，晚风徐徐。说来也真怪，七月的天，正是虫子嘤嘤求偶、交配繁殖的季节，却连虫子的鸣叫也听不到。站在路牌下，我心里七上八下，如果当时有人在场，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笑我是个傻瓜，有一百个就有一百个说我呆头呆脑。走不是，停也不是。心里开始骂：马东你损。

哎，有颗星星跳出了天际。这条从天边钻出来的路怎么如此荒芜呢？

马东到底来了。

马东把车子骑得飞快，没系扣子的白衬衣高高地飘扬在脑后。他的两扇肋骨光溜溜地晾着。天光枯黄。马东衬在枯黄的天光里，从西边的大路上飞快地骑过来，离老远就喊我，洪旗、洪旗。他一直高喊着我的名字，飞快地骑到我面前，人也不下车，半个屁股在车座上担着，另一只脚尖点在地上，嘴上叼了纸烟，眯眼看了看腕上的手表。

你急死我了，等了 you 一个小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马东边埋怨边夸张地看腕上的手表。

我不在这里去哪里？我也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

你下错站了。

什么？

你看看，好好看看。这是赵州。下一站才到赵州桥呢。

哎呀，我还以为……

马东仍在看表。

你的表坏了？我关切地探上前。他把手甩来甩去的，很好玩。

马东喷出一大口烟，对我说在福丽酒庄订好了座位，就等我来了。

别感动我好不好，你越说我越饿。

跳上自行车的后货架，马东一口气把我驮进县城。一长串的粉红色霓虹灯噼里啪啦地闪，闪得人睁不开眼。跳下车，刚一挪脚，鞋子差点粘下来。这家人把泔水泼在了街前，来的客人像踩在了糖稀上，缩脖端腔的让人发笑。福丽酒庄真是人旺，吃红白酒席也没这么热闹，马东侧着光溜溜的肋骨往门里挤，嘴上喊我跟上跟上。一个伙计笨手笨脚，把一碗菜汤浇在他胳膊上，马东哎哟大叫，惊得四座扭头看。马东大叫过了就开始骂人，他骂伙计瞎了狗眼，操了伙计的妈又嘴不停地操伙计的姐，骂到最后连伙计的小姨子也在嘴上干了几下。身板细瘦的伙计挤挤眼说，大哥，你小姨子多就送我一个，我还没有呢。嘿，小姨子，小姨子，姐夫的半个屁股。马东乐了，把胳膊上浇了菜汤的事也忘记了。往里挤了几步，马东又大喊，伙计，操你奶奶的，我的座位呢？我早上就订了座位的，我的座位呢？走来一个女人，三四十岁看不出确切年龄，说，马东，你吵吵什么，座位给你留了半天，你死到这时才来，座位还给你留到天明呀？马东真的动怒了，一脚踢了桌下的半瓶啤酒，酒沫子砰地飞上了顶棚，又落下来糊了他一脸。马东更不让人了，站起来冲开嗓门大吼，挥动起拳头。女人看要起大事，又左右斗不过他，语气软下来说，你吼也没用，酒沫子是自己落

下来的，砸了谁谁倒霉。又说，还没你吃的地方？哼。女人扭着好看的腰来到吧台，又晃动一对丰胸探身撤去花盆、抹布、计算器、瓶子酒杯一应杂物，挤出个屁股大小的地方。马东骂骂咧咧，今天我请人，没座位吃你个逼呀？看哪天来砸了你的黑店，卷我面子的还在娘肚子转筋呢。又附耳对我说，要不是这女人我插了一腿，才不稀罕跟鳖犊子们犯话。

马东要了一盆水煮鱼。盆是白钢的大盆，口径一尺二，鱼是一条草鱼，三斤重也不止。盆里红糊糊汪一盆油，切成一段一段的辣椒在盆里堆成小山丘，一大团香气从辣椒堆里冒上来，钻进人的七窍直打转。马东在吧台上墩齐了筷子，抠出草鱼的左眼给我夹到醋碟里，高看你一眼。又夹破鱼肚皮，挑出黄灿灿的鱼子，再来厚爱一层，明白吧？吃了，吃了这东西，下面有劲儿。他狡黠地挤挤眼，摘下手表小心地放在桌角上。

有劲儿往哪使？我打趣道，又隔桌望了望晃荡丰胸的那个女人。

马东夹了一段干辣椒放在嘴里大嚼，一会儿给你找个小姐，怕你有劲儿使不出来呢。

花蛇泡的烧酒喝下半斤，盆里的鱼也剔成了骨头标本。马东是个屎蛋，红头赤耳，脱了衬衣胡乱地擦头擦脸，嘴上还在骂骂咧咧，把个衬衣在手里绞得哗哗滴水。唐萍儿，上盘水煮花生米，还有葱段面酱。

那个女人叫唐萍儿？我记下了。

辣成这个熊样，你还吃葱？

清清嗓子，没见话都说不出来了？

姜辣嘴，蒜辣心，辣椒辣粪门，你是存心不让下水好受呀。

不辣不解馋，嘴上淡。来，干了这杯底子。马东又抓起拧过的衬衣揩了脸、脖子、下巴、前胸，还有腋窝，两个腋窝都

擦了，哗哗绞出更多的汗水。他拾起桌角上的手表，擦了表蒙的汗水，飞快地瞥了一眼，戴在左腕上。女人来结账，马东在她胸上胡乱抓挠了两把。女人也不怒，笑骂：你还没死，阎王。

街上的人见不到几个，马东用自行车驮着我。

去哪逛？我闭着眼不分东西南北，问他。

哪去不得？马东疯狂地把车子拐来拐去，骑得比鬼影赶路还快。

在一个瓜棚前，马东要了两瓶冰镇的汽水。我说，臭了，过期的。马东劈头大骂：卖瓜的，你活腻烦了？你娘的洗脚水也卖钱。

我忙扯他走，把半瓶汽水撂在地上。马东哈腰拾起，甩出里面的水，不能留，盖了盖子再卖，不是还要坑人，操你奶奶。

你把自行车骑丢了？我觉得是这样。

你坐着的，怎么是我骑丢的？

我没有坐呀，你看，我也站着的，两个脚也在地上，你看你看。我使劲跺着地。

你在想唐萍儿的胸脯，想得什么都忘了，我睡过的女人你也不嫌弃？马东讥讽道。

在车站，我只看到了一颗星星，现在是满头顶的星星，它们眨呀眨呀眨呀眨，好像真能眨出一个仙女似的。

我和马东之间是这样开始的：马东去南昌开展销会，我去九江采购木材，我在火车上被贼偷了，我放在行李架上的旅行包被割了一个大口子，塞在里面的一千多元钱，还有从家里带上一卷手纸也丢了。马东捧了一本半裸女郎封面的杂志缩成一团，后来我看见他的屁股蛋子直往外渗血。他说他也刚刚丢了一块手表。我确实看见他去了厕所，出来还在盥洗室冲了冲手，对着镜子照照。马东说他记得自己顺手把那块手表摘下来掖在了裤子的后兜。小偷够狠，割破了裤子，连人肉也割了。小偷是用柳叶刀割的，飞快，当时不觉，过后比马蜂蜇过还疼。黑脸的乘警传唤我和马东轮流问话，先问了我，又问马东。最后问：怎么就你们两个丢东西呢？两个大男人，怎么就丢东西了呢？听清楚，谎报案情，治安拘留十五天算便宜的，要是查出点别的什么，吃不了兜着走。马东气得脸上了紫茄子色，又不敢多嘴。看他从乘警室出来，我安慰他说，兄弟，就算买彩票，什么也没中。马东叹气道，你这人好脾气，不像我。唉，有空到我家里来，我请你吃鱼，那鱼，过去是贡品，皇帝老子也不能天天吃到呢。马东安慰我，又接着诱惑我，说，我们那里的女孩水灵，水蜜桃似的软嫩，见了不想咬一口

的男人，下面的东西一定残大了。

我说马东，你看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在眨呀？眨呀眨呀眨呀眨，累不累？

马东说，洪旗，你酒喝多了吧，天上哪有狗屁星星。他伸手去接天上掉下来的东西，又扯直了衬衣袖子小心地遮住腕上的手表。

雨悄悄地飘下来了，落在脸上手上，似有似无。马东猴子似的跳到一个破船下面。那条船好大，翻扣在河边的铁架子上。马东躲在船下大喊大叫，好像担心雨点要砸破我的头。谁也猜不到马东为什么比猴子还兴奋，船下躲着两个女孩。马东已经和她们搭上话。她们一边一个站在马东的身边。马东吸着纸烟，哈哈地大笑。两个女孩也在痴痴地笑。天透黑透黑，看不清两个女孩的模样。马东搂住一个女孩说，她叫豆妮，模样甜吧？他摸了女孩的下巴。豆妮有点胖，打掉马东的手，尖叫一声：讨厌。马东拉过我，往另一个女孩的身边推，又说：洪旗，你别叫洪旗了，叫艳福吧，这赵州桥边我来了不知多少次，从来没遇上过这么漂亮的妹妹，今天你一来，就遇上了，还遇上了两个。豆妮说那个女孩叫小倩，是她的姐妹。豆妮又转过脸对马东说：大哥，不许你欺负小倩。她是我亲妹妹。

马东一口烟喷到小倩的脸上，亲妹妹，亲妹妹，让哥哥亲亲妹妹。

小倩默不作声，用手扇着烟雾，身子往船下躲闪。我忙问：你刚才也让雨淋了？

小倩又躲闪我。

马东使劲搂着豆妮。

豆妮尖叫道：我骨头要断了。

马东狂笑：我这里才要断了呢，你摸。

豆妮的尖叫声更大：骚狗。

马东把纸烟狠命吸了几口，忽明忽暗的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像一个骇人的面具。马东连拉带扯和豆妮跑到雨天里去了。

雨其实不小了，河面溅起了有光亮的水花，沙沙的雨滴像微风掠过高秆的庄稼。

小倩坐在船下的一块青石上，托着脸往河里看，一动不动。

“你姐的叫声真大。”我说。

“人也疯。”我说。

“天这么黑，到河边来也不害怕？”我说。

小倩好像坐成了一块青石。我发现她不是坐着，而是抱着青条石。你害怕我？

小倩扭过脸来，嘴上怯怯的，怕你什么？

天黑了也不怕吗？我张开十指，伸出舌头，对她怪叫。

她吓了一跳，拔腿往船外跑。跑了几步，看我在船下大笑，又折回来，重新坐在青石上。

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？

开矿的。

谁说我是开矿的？

那个大哥。她一指河面方向。

我什么时候开过矿？这个马东肯定是长舌妇生的，脚跟脚工夫，把我编排成大款了。我要是肚子大脖子粗的大款，还不是想谁是谁，爱谁是谁。哪用一年到头在外面辛苦？

你是叫小倩吧，我喜欢过一个姑娘，长得和你一模一样，她要给她爸安装假肢，我给了她一万块钱，她拿去开了美发店。后来，她又向我要钱给她爸安装假肢，我说没有钱了，她说没有钱你就别来找我。我说，那一万块钱呢？她说，屁，你睡了我，我没提青春损失费，你就烧香磕头吧。我说谁损失了青春还不好说呢，我以前是胖子，睡了你就比狗还瘦了。

天太黑，小倩默不作声地在听我说。

小倩，你长得真好看。你长得和她一样好看，你的嘴像一颗草莓。我看见另一个我捧起小倩的脸，在她的那颗草莓上使劲吸吮，使劲。

而且，小倩也不怎么动。开始动了几下，后来就不动了，我使劲吸吮她，她嗓子里发出吞咽的声响。另一个我去动她后腰上的扣子，她这才不让，而且越动越大。她的腰我搂不住了。我的动作太迟缓，哪怕再利索一点儿，小倩就不会动了。

小倩这时挣脱了另一个我，口气变得像个大人，说：你以为我是随随便便的。

我心里一惊。

我看着她，突然发现了什么，说：没有男人亲过你？

我十五岁了，豆妮今天请我吃的鱼。

天哪！你也吃鱼了，在哪里吃的？

就是那个……哎呀，吃忘了地方。

天放晴了，月亮从云层里飘出来，河面上闪动着一波一波的银丝。一条，两条，三条……无数条银丝，一波一波地闪动。一大片，好大一片，一条河里流满了闪动的银丝。四周寂静得要死人，连个虫子叫也听不见。

月光下，马东和豆妮赤裸着身子，在河边嬉戏打闹。马东把豆妮抱起，高高地抛到水里。闪动的银丝碎了，变成了一颗颗银珠子。豆妮从河里钻出来，银珠子从她的肩头、乳沟、手臂和光滑的腹上，大珠小珠地又滚回河里。豆妮一边疯，一边尖叫，听上去，像被马东卡住了脖子。

他们真疯。我故意对小倩说。

马东把豆妮赤条条扛上河滩，向桥洞边的暗影隐去。

小倩低下头，月色给她涂了满脸的青灰的脂粉。我断定没有哪个男人亲过她，她的胸平平的，束紧的裙带衬出的腰线也比不上豆妮的诱人。

豆妮说天下的男人都是坏蛋。小倩托着腮自言自语。

这时，豆妮沿河边水淋淋地跑过来。她穿着马东的衬衣，纽扣只扣了两颗，光着两条小腿，像韩剧里起床做早点的新婚女人。那次在火车上，马东就曾指着杂志封面上半裸的女人对我说过，做了爱的女人才会这样神气。

豆妮说马东的手表掉在河里了。你不去帮他捞？

我不会游泳。

马东一个人怎么捞得上来？

我想起我会潜水。别人游泳是在水面上凫，而我只会在水下潜水，潜一会儿，换口气，又潜下去，两只手掌不在身体两侧划水，而是合成一个宝塔状，像金枪鱼那样在水里钻。

我问，马东呢？

豆妮说，你问的是废话。

我经过河滩，来到水边，试试水温，夏天的河水像一锅开水。我试着往河里走，河水泛起臭味，烂泥也趁机钻进我的脚趾缝儿，滑溜溜的。一个趑趄，我慌了神，后退了几步，手里抓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抓到。身前身后，只有水。水又是抓不到的。我鼓足勇气，坚定地往水里走。走到河水齐胸深的地方，我再次鼓足干劲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手掌合成宝塔，一头扎进水里。我用了十二分的力气，头嗡的一声响，眼前金花四射。我潜呀潜，河水墨绿，四周昏暗，我睁大眼睛，但几乎看不到河底的东西。

小倩在喊我。我看见她的裙子在水里飘飘荡荡，身姿上下游动，真像天上的仙女。她轻盈地游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她的手好软，软得我从头到脚都软了。

小倩说：你喜欢鱼吗？

我纳闷：谁说我喜欢鱼？

你自己说的。

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鱼？

鱼多可爱呀！

那我也没说过喜欢鱼。

你喜欢过好多像鱼一样的女人吧？小倩又用大人的语气说话。

你是说我的女朋友。我给她一万块钱是让她给她爸爸安假肢的。她爸爸是矿工，腿让滚下的石头砸断了。

刚才你差点把我的舌头吸出来。

我瞪大了眼睛，不相信自己真的使劲吸吮了那颗草莓。

我们沿着河道仔细搜寻，不放过一个可疑的目标，每一片石头下面我们都翻动了，每一处水草我们都认真辨认过了。我们看见小鱼、小虾，还有青蛙，以及叫不上来名字的成群结队的多腿的水族们，它们都在安静地睡觉。

小倩发现了一个贝壳，我说像表不是表。小倩随手扔到一丛水草里。

我眼前一亮，拾起一个长长的东西给小倩，小倩吓得游出好远，嗔怪道：你捡的是死鬼的骨头。

我越发觉得小倩可爱，比我看到的所有的女人都可爱。我想摸她，像马东摸豆妮那样，摸她的下巴尖。还有，马东摸了唐萍儿的胸脯，小倩的胸却是平平的。我拉了拉她的手。一条被惊醒的小鱼让我好不羡慕，它尾随着小倩，用尖尖的湿滑的